文集
虛白堂集
七
共八

虛白堂文集卷之六

男 世昌 編輯

序

承政院謝 賜酒器詩序

成化五年春二月 上出白瓷鍾一事并淡甌一樽賜承政院曰其以此觴之臣等伏覩此鍾藝精埏埴制合規度表裏精瑩無纖瑕纇實希世之寶也顧惟臣等待罪納言夙夜兢惶懼尸素之譏 聖上特加矜憐日頒晉接又賜內帑之珍以示寵異之私非臣

譾薄所能上報惟當十襲以傳修上賜於來今使後
之居是職者必曰斯鍾也在某之時 上之所賜則
聖上推赤心以待羣臣之聖美當永傳罔極而臣等
亦依日月之末光與有榮焉顧不揆歎相與慶幸共
祝膺箕之餘謹述鄙懷仰頌聖德詞曰
海東日角騰蒼穹上下冉冉雲從龍銀臺深邃近九
重丹墀咫尺瞻重瞳一朝中使降詰宮寸草昭被天
恩隆初傳天語開黃封副以一箇玫瑰鍾荷心巧匝
黃金鎔雪色韜瑕如白虹形無苦窳天為工擬樽玉

瓚斝無同黃流瀲灩搖其中中藏不老春光濃承歡洽得心神通一洗磊磈平生胸興酣稽首爭呼嵩身世付與三春風詩成魚藻酬天功願焉實與須知終千載萬載垂無窮

金良鏡詩集序

余少時知讀書習擧子業見新凉賦愛其詞語俊邁與唐虞融咏曉賦相上下別騷中一體也及旣操琴學樂皷翰林別曲則由是高宗朝翰林諸儒所作當時若翁閔陳劉二李其詩文傑篇爲一代之宗而公

以詩賦齒列齊名播諸樂府至今誦詠不置究諸本傳公筮仕 明宗熟知孫吳書以選辟爲趙冲判官討契丹于江東城領兵八元帥鎭元帥邀公上座欵軍容整肅宴慰而送之夫以一介儒生出入兩寇之間能使天驕歛其倔強而不敢動其英偉倜儻之氣可以軒輊天地而雖驍將勇夫之雄不能彷彿則知公文武之材數百年以來所罕有也歲己亥余自玉堂移諫垣時金君可構爲獻納草疏之暇坐園亭袖抽一帙示之乃公遺稿手跡宛然詩辭清新信乎名

不虛得者可構氏之言曰詩之錄此者僅數十首付
於文鑑者亦且四五將裒聚成集以鋟于梓求余言
以題其端辭不獲已則答曰人之有功名事業著於
世者炳炳琅琅垂耀青史至於嘲風咏雨陶寫性情
發爲文章以著於箱篋者必賴後嗣子孫編而輯之
脩而大之然後始得見焉苟或不然則未免爲魚蠹
之食而醬瓿之覆矣今公之詩其幸存而不泯者又
待賢嗣而來傳則其鴻德隂休豈淺淺乎哉於是遂
次其世而記之公慶州人新羅王金氏之後敬順以

後有永芬公赫與公波于毅宗于李邑阿蓋公內史令禮讓少傅周鼎平章義珍給事候德判官壽之祗侯永固永固生公公初名良鏡後改仁鏡始與金君綏讀書山寺一日謂君綏曰修舉業者皆不及我所畏者惟君耳君停今年舉則我得爲壯元矣君綏許之後君綏迫於老母竟擢壯元而公爲第二其子鍊成擢首科公喜作詩云昔年金榜錯吾名白髮如今憤未忘心膽豁然緣底事鍊成今作壯元郎夫取科第如摘頷髭人所難也父子相繼爲一二其榮華福

慶宛然像想今可構氏卽公裔孫而能繼其緖以數
盛時是亦不可不書也孟秋有日大司諫成俔序

送權叔強以書狀官赴京詩序

余嘗讀孟軻之書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夫士欲尙友乎千古非徒
論其世又當論其當世行跡而必陟其所嘗遊歷之
地然後興懷感慨而有所益矣今乃邈在東隅而讀
者中國之書所守者古人之糟粕人有從中國而說
其事者則如鵾鷄之眩鍾鼓矇瞍之迷丹靑不知其

所向當踐其地覩至大至明之域然後始信詩書所
載之不誣而增益其所不聞也足下出自紈綺敦事
詩書其文章德藝士林景仰今以弘文典翰兼帶司
憲執義隨上黨韓相國朝京師自遼并而達幽薊至
燕境於山見巫閭崆峒之峻於水見遼瀋灤潞之深
思古人於其墟則孤竹二子遜讓之風不泯燕昭以
黃金延士其臺巋然尚存蔡澤以雄辯起而取秦相
趙普以一部論語爲宋朝宰相其他田疇徐樂劉蕡
竇儀之儒雅寇恂程普高瓊之名將騁聲聘譽以鳴

一時眞所謂傳大悠遠多生雄傑之地也而遺跡今
猶可想也而且枕絶北鄙與中土遼古則英雄割據
胡虜縱橫之界今則金城湯池爲大都會桑棗沃野
烟火萬里西臨魏冀堯舜之所治東接鄒魯孔孟之
所涖而山河道里之遠疆理幅員之廣宮闕城郛之
壯麗街衢闤闠之櫛密輪蹄人物之駢闐禮樂文物
之彬郁衣裳冠冕之鮮縟風俗光景之融侈其所瞻
歷一寓於詩文而援古證今施之於事是豈徒誦讀
而已豈徒論世尚友而已所聞益博而所見益高所

蘊益富而所發益奇譬如黃金白璧驪珠火齊充溢囊篋光輝射越而用之不竭非井蛙甕天見小者之所可擬也昔陽村赴南京 太祖高皇帝親製御詩以賜之所聞遇知於 世祖成不世之功足下能以陽村之材施所聞之業三世相繼而勿替則吉昌之慶愈遠而愈無窮雖詩書所載何以加此余必不是稽古之力也

家兄安齋詩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氣隆則從而隆氣餒則從而餒其播

諸吟詠者自有不能掩其實其爲人麁鄙則其發亦鄙而失於陋其爲人輕躁則其發亦躁而失其刻其爲人詭怪則其發亦詭而失其誕其爲人華蕩則其發亦蕩而失於靡其爲人憂愁則其發亦愁而失於很其大致然也惟我伯氏以公平寬裕之資得精微博厚之學措諸事業黼黻王度故其爲詩文質而不俚實而不竅紆餘雄渾平澹典雅蔚李一代之製而儕輩皆推讓之以爲真得晚唐之體余少孤閔凶鞠於伯氏占科揚榮有名於文苑者皆平音教誨之力

宴頓常陪杖屨於園林優遊嘯傲遇興觸物必形於詩至於天然自得之趣則卓乎不可及然後信知其高也其所著爲稿者非一二帙頃緣典守者不謹盡耗於鬱攸當時所與齊名者如申高靈李延城金永山姜晉山殷子之作皆蒙膺獎命鋟梓盛行於世獨公之詩泯滅而無傳如晦慨然發憤於平生往来留咏樓館與夫相知者之卷軸旁搜遠抉僅得二百餘首此皆公之殘章碎句至於全篇大作則皆不得見如晦之言曰先君位不滿德才不盡展詩又被災而

不能盡寔可歎已余則以爲不然公歷事王朝二公弘化則雖不若數子聲名勳業之炳烺亦爲不遇也文章主盟之緒亦賴子而不墜則與世之孱孫劣子覆諸醬瓿者奚啻霄壤哉後之人讀公之詩可以記公之才知公之德然則是集之傳非徒垂輝宗族其膾炙人口流行於世者終不交矣弘治己酉孟冬上澣序

風騷軌範序

樹木者必培其根本根本旣固則柯葉自然暢茂而

數罕導泉者必浚其淵源淵源既開則支流自然旁
達而無礙不然則無根之木必枯而無源之水必絶
能喻此理可以知學詩之道矣夫古詩譬之水木則
根本淵源也而律乃柯條支派也詩三百篇邈乎不
可尚已漢蘇子卿李少卿始製五字逮建安黃初曹
子建父子繼而振之王仲宣劉公幹之徒從而羽翼
之自是厥後作者繼出歷魏晉宋齊隋唐極矣當是
時也去古未遠元氣尚全故其詞雄渾雅健不務規
矱而自有規矱至唐又製律詩媲黃配白併儷對偶

競趨繩尺華藻盛而句律踈鍛鍊精而性情逸氣局狹而音節促澆淳散朴斲喪元氣而日趨乎萎薾大抵自古而學律易自律而學古難如枝葉不能庇本根支派不能當源流也我國詩道大成而代不乏人然皆知律而不知古其間雖有能知者未免有對偶之病而無縱橫捭闔之氣以嫫母之資而效西子之顰實今日之痼疾而不能醫者也余嘗在玉堂極論斯弊同列亦以爲然曰律詩則有瀛奎律髓絶句則有聯珠詩格而獨無古體所裒之集其可乎於是登

天祿閣抽金匱萬卷書自漢魏至于元李搜抉無遺擇其可爲楷範者若干首分爲前後集前集十六卷以體編之欲使人知其體製後集二十九卷以類分之欲使人從其類而用之譬如適清廟者見朱絃疏越三歎而遺音大羹玄酒蕩泊而有至味有夏爵殷卣贅重而無紛飾之侈足以鼓其氣養其詠昌其辭以造乎淵弘愽大之域然後始可與論古之風矣所與同撰者叔強子珍君節國耳太虛次韶而余之攬轡東來遂鍥于梓焉成化二十年甲辰孟冬江原監

司成俔序

月山大君詩集序

孝文公卒之明年 上命裒聚遺詩爲集令臣爲序弁其首臣竊惟養珍木者得寸根必壅之以墳灌之以水暖之以日然後得遂且茂所托者淺故必用人力以扶植之也其生於深山大壑之中者不賴栽培灌漑而自然枝葉敷暢卒至上撓青雲而不見其巓此無他其托根深而元氣厚也人之有才者亦猶是爾凡人之爲學者孳孳屹屹勞心怵慮飽憂患而費

工夫然後得發爲文雕琢務奇而其氣像未免有淺近之病王公鉅人則不然居移氣而養移體所處高而所見大不務學而自裕不鍊業而自精恢恢然有餘力而其功易就然文章之名多出於窮困而不出於紈袴者非窮困之獨工而紈袴之獨不能也汩於富貴繁華之樂而不可爲也漢興河間獻王德修德好古遂四方道術之士與之講論又奉對策於三雍之宮東平王蒼少好經書爲文典雅所作書記賦頌歌詩爲當時儒士之所錄其文章事業皆爲兩漢之

冠然好名矜夸之累識者譏之公以宗室之胄肺腑
至親禮義撿身動遵繩墨斥去紛奢務要儉約謝絶
賓客潛心墳典發爲詩文隨意輒占今觀是集大篇
舂容短韻雅健不勞埏埴而陶範自成不要斤斵而
規矱允合不點雌黄而文采爛發不費御勒而跬步
不窘其清深醞藉一無紈綺之習而蕭然有出塵之
標自非見理之明寫物之精何以至此雖老儒大手
有名於文苑者莫能攀而倫之則彼河間東平之儔
奚足比肩而擬議之耶世之身叨富貴目不知書而

心中所存者寡焉則年雖多而道則夭公則學文富於一己而文雅擅乎一代敷施煥發身雖亡而不亡者存焉則雖曰夭於天年而道則未嘗不壽上以黼黻邦家下以賁民歌詠作爲雅頌彪瑯琅炳垂靑史而不墜則其膾炙後人之口豈淺淺乎哉行成均館大司成臣成俔謹序

送高靈申縣監序

丈夫生而遭聖明之世事聖神之主而承信任之重其亦榮矣大則燮理寅亮宰制邦國其次承流敷化

宣撫一方最其小者受百里之寄爲令爲丞大小雖
殊而其所以得號令賞罰之權以涖於民一也漢宣
帝嘗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其有異等者
或璽書褒美或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此補之其任
豈不重歟今申侯以喬木之家簪纓之胤自知詩書
身練典章曾爲驚城倅治化大洽驚人爲立生祠至
今歌詠不已君上聞而嘉之特加二級使復守高陽
縣其行有日倂人求言於余余嘗讀史見古人頌德

立祠者未嘗不臨文嗟歎以爲神鬼所爲人世罕覯
而於今忽有之非但吾侯德政之美是亦朝廷勸勉
薰陶之所致也見者譽之而不容口聞者稱之而爭
擊節吁盛矣哉子能不變所守益勤無怠則今日之
治即前日之治而高陽之民豈不如舊民之欣歡鼓
舞非徒民受其賜萬物亦從而化將見虎負子而渡
河矣蝗不飛而入境矣鳳凰集而翔乎郊矣黃霸卓
茂宋均不獨專美於前矣然則豈不爲侯賀乎且今
高陽即侯之貫而維嶽降神之地也其達乎朝者繼

繼承承傳圭襲組而不替其落於邑不能自顯編户
爲民者不知何限吏民必皆相慶曰今使君卽吾鄉
之人其望仁澤如飢者之待哺侯若屈法伸恩則慢
弛而不能振操之太急則人畏誅罰而無所措其手
足不強不柔於其吏而懷其民然後可以善治然則
豈不爲侯規乎侯曰然敢不矢心而莅職於是觴以
叙別又系之以詩曰
高陽有才子逸氣浩莫量翩翩五馬貴彩綬輝南方
先聲到州邑人喜得龔黃鸞鳳棲枳棘我獨惜仇香

烟火連蜀郡桃李滿河陽雀鼠訟已息橫琴坐高堂
君今把麾去竹馬迎康莊歸來若留愛截鐙遮路傍
人人歌五袴永世不相忘豈徒門闌慶亦是邦家光
春風搖漢水楊柳靄蒼蒼東門一盃酒携手共彷徨

如晦家宴集詩序

延安李先生竹溪安先生與其郎僚崔光弼柳彥容李伯魚會于如晦氏之家招倪與之飲酒半李先生謂倪言曰子知會之之義乎會之爲言合也所以合同類而宴樂之也古有蘭亭之會竹林之會梓澤之

會又有萬花撲蝶煖寒之會其會雖殊而其爲樂則一耳大抵清閒者過乎約豪富者失於縟其能兩兼之者蓋鮮而於豪富之中能解文字飮者尤爲鮮也高麗高宗朝翰林諸儒之會亦皆一代英俊歌曲傳於樂府至今士林歆艷之然當時天步艱難雖有其會而未暇樂其樂豈若我朝昇平數百年文物之盛乎文獻先達有若姜晋山金永山徐達城李陽城成夏山諸公尤爲傑者每於經綸之暇時相往來而觴詠焉余亦得參席末仰聞高談奇論者非一日今者

諸公已逝余齒已老而翺翔文苑者皆其後進則人
皆推讓而莫與之同矣今如晦氏以簪纓之世詩書
之胄蓄書畫極其精野絲竹極其妙邀朋友亦必豐
其水陸之品宴飲而娛樂之故一時縉紳全集而忘
歸余亦邀遊父子間得接笑語於今日何其幸歟顧
續此遊而勿忘之如晦氏曰先生陪先君遊最久余
敢不以父兄事先生乎余之園林彷彿桃源之境余
之江亭不讓剡溪之曲陪先生而續遊之亦余之志
也俄乃舉觴而賀之曰主人之言甚好言猶在耳豈

敢忘之主人不效陳孟公之投轄則無以慰客客不學文侯之引蒲擧白則無以稱主人之意今日之事惟在痛飲痛飲而泥醉是亦後日重遊張本也於是吹者龍吟擊者鼉吼彈者玉碎唱者珠貫盞簪促膝盃行無筭而不知鍾鼓已闋〻矣遂各占詩以錄于後詩曰

愽山獸鑪烟浮浮紅耀瑜煖華堂幽當中女兒裙石榴美艶可使春花愁手挑綠綺和清謳對人先逆秋波眸次公多酌文觥籌醉發豪語無時休肉陣前後

遮作幬不怕雪巷風颼〻跳丸歲月催白頭今者不
樂將何求冊丘縱嶺喬松儔長生辟穀心天遊長生
豈得度千秋紙上軒昂形獨留何如玉瓚黃金流眼
前醉倒無悔尤圖中仙子知得不

昌寧成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古也譜記名姓不記則無以知其人無以
知其親疎遠近之別本原之所自出也譬之於對其
初一根及其長成千枝萬葉轇葛數榮垂蔭未艾人
何異於是其初一人之身而同稱者爲兄弟同祖者

爲堂從同曾祖者爲再從同高祖者只稱族自此漸遠無服而爲路人然究其初則皆出於一也是猶樹之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也吾昌寧成氏本大族自摠郎而後達官鉅卿蟬聯阜蕃者不知幾人堂叔子正氏患族之無譜求之二十餘載得始祖中尹以下接于摠郎爲正宗其支庶内外諸族以子繼父以孫繼子至於旁親之徵錄之無遺至于今乃已其不忘先之孝思藹然出於至誠若非用情之苦用功之勤何以至此使吾宗族得觀是譜者皆得脩身保家

孝於親悌於長慈於幼以成美俗則其所補豈淺淺乎哉余喜得李原而又嘉叔之志亦以所聞警其一二而歸之

虛白堂文集卷之六

虛白堂文集卷之七

男 世昌 編輯

序

送慶尙道都事李君序

才難不其然乎人莫難於有才而能兼衆才爲難能知人之有才而俾之各當其任尤爲難夫才有大小職有難易小或可以治易而至於事之難者則非至大之才不能一朝居是猶樹之枝柯莖尊者雖以挨刀之微猶可以治而剔之至於盤根錯節之固則非

大斧鋒刃之利不能當也朝廷設官分列內外內則各有司存而不廢其職至於分君之憂念而獨斷於外者其責愈重其爲長曰監司其佐曰都事監司承流宣化以民之休戚吏之能否軍機財賦學校刑政之庶務皆任於一已而涖之都事知民之休戚吏之能否軍機財賦學校刑政之庶務上與監司相議而輔其治是故監司不得其人則一方受弊而民無所措其手足都事不得其人則監司孤立而無所與頼其任豈不重且大乎嶺南大道也左右七十餘邑人

物般阜薄牒叢集事之煩劇不與他道等故委任於其道者選之必精今李侯自兵部員外出膺其選李侯君子人也學富而行方以經術文章緣飾其躬又能兼精琴書詩畫之衆才時出而藻繢之其詞鋒之利豪邁之氣誰能當之遇事風生視險若夷能剸盤錯若利刀新發於硎其不虛取選也明矣使令之任官皆得如侯之才則人豈有難得之才國豈有難任之人侯能盡其材力敷惠澤於人則南民之受賜其可量耶南民之受賜旣多則侯之聲名籍甚騰聞於

朝必且增秩之矣錫命之矣他日翺翔臺閣笙鏞洽道者非子而誰君侯其勉之

送鄭君出宰瑞興詩序

辛亥秋鄭君希仁由軍器副正出爲瑞興府事瑞興在西北大道之衝地荒人尠其實孱邑也以鄭君之才望屈授其任人皆惜其去同列餞于門外有執盞言者曰君后有民不能自治故付之守令守令謂之民牧夫牧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爲之豐其水草適其侵訛去其疾蠡驅其虎狼也使物生遂而牧之

道得矣夫悍卒猾吏民之虎狼也苛政暴歛民之疾蠢也虎狼不屛疾蠢不去寢訛失時水草之絶則自就乎死亡惡在其爲牧也好安樂而惡憂苦人情之所願善治民者不過使民各得所願然後民以父母稱之願使君去民瘼無勞怨而已又有言者曰使君之官寳城也務農桑興學校均賦役伸寃滯民甚德之願以治寳之心治瑞之民則民焉有不護者乎希仁拜曰敢不夙夜祗奉余惟今之送人者多贈以財而不以言雖有贈言者累皆以諛辭相悅無有儆戒

勸勉之者昔者孔子嘗爲乘田委吏柳下惠不卑小官不羞汚吏南華子曰人臣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夫官無大小必殫其力事無難易必匪其躬苟能修擧廢墜盡心於職分之所當爲美績昭著騰聞朝廷則子之名位豈肯卑微休乎余於希仁同榜生也三十年切磋友也情義尤密故於其行不可無語作秋風三句以寓離訣之意詞曰秋風策策河水清漪之子于征五馬如飛秋風策策百卉具腓之子于邁我心傷悲秋風策策蘭菊芬菲願保令名終始勿隳

樂學軌範序

樂也者出於天而寓於人發於虛而成於自然所以使人心感而動盪血脈流通而精神怡悅也因所感之不同而聲亦不同其喜心感者發以散怒心感者粗而厲哀心感者噍而殺樂心感者嘽而緩能合其聲之不同而一之者在君上導之如何耳所導有正邪之殊而俗之隆替係焉此樂之道所以大關於治化者也論五帝之樂則莫盛於唐虞而專委后夔之賛襄論三王之樂則莫備於成周而一任周公之制

作其當時施設之方盡見於典謨周禮之書是皆先
禮樂而後刑罰以興敎化故有四方風動之效有四
十年刑措之隆自世敎衰漓淳散朴專以刑罰補治
貴治獄之吏賤禮義之士所謂先王之樂蕩盡無餘
而所尚者皆荒謠浮靡之風流而爲鄭衛淫灤之音
散而爲陳楚巫覡之俗卒至亂轍相繼而倫胥以亡
雖以萇弘師曠之聰季札仲尼之盛而不能救也漢
興叔孫通收拾於灰燼之餘僅得成儀然於樂則因
秦之舊只撰廟章未能該括本原是故文帝有未遑

之語武帝雖有志而所賞者非其人延年製房中之
詞而終致燕昵之私京房創六十之律而未免附會
之說至如晉之荀勗張華陳隋之鄭譯牛弘唐之祖
孝孫宋之和峴陳暘莫不代有其人以制其樂然徒
揣其末而不務其本是奚足與語樂道之妙哉惟蔡
元定之書深得律呂之源可謂知其本矣然未能布
爪指而諧聲律是猶抱鋤耒而未諳耕耘之術也由
兹以觀樂非自成因人而成樂非自敗因人而敗咸
英韶濩之音人皆賞之者時世雍和也非樂之功也

樹後庭花霓裳羽衣曲人皆惡之者時君放蕩也非
樂之罪也惟我大東自三韓鼎峙以來國皆有樂然
樂器未備聲音多缺雜於夷靺鄙俚之作孰有釐正
之者至高麗中葉宋帝賜太常之樂至我朝 大明
錫御府之藏由是磬管笙竽琴瑟之器又備矣恭惟
世宗大王以天縱之聖精於音律欲洗從前之陋
習適巨黍生於海州彩石産於南陽是天數和氣於
東方授大有爲之君以新制作也於是取黍定律取
石作磬又作樂腔因腔作譜以審節奏之疾舒當時

掌樂者只朴堧一人然堧之所得止宜耳豈有裨於
聖筭之萬一不過贊助而已 世祖大王尤精於樂
多製歌曲又能撰定祀樂以薦於廟其作成之方適
追先志而爲之顧其時無贊助之者是可歎也今我
殿下以聖繼聖仰遵成憲發前聖所未發興禮樂
於太平此其時矣樂院所藏儀軌及譜年久斷爛其
幸存亦皆疎畧訛謬事多遺闕爰 命武靈君臣柳
子光暨臣俔與主簿臣申末平典樂臣朴棍臣金福
根等更加讎校先言作律之源次言用律之方及夫

樂器儀物形體制作之事舞蹈綴兆進退之節無不備載書成名曰樂學軌範臣竊惟夫五音十二律樂之本也物生有情情發爲音音有五而分配於五行因管之長短而有聲之清濁律有十二而分配於十二月音與律相協上下損益而其用無窮以寓於八者之器莫不皆然歌所以永言而和於律舞所以行八風而成其節是皆取法乎天也非經營於私智也得天地之中和則正而獲其所如或失其中和則人心淫溢而趍邪於是二變得以耗其真四清得以奪

其本而君民事物之分亂矣然聲之有變猶飲食之有醎淡不可專用大羹玄酒之味使正聲當爲之主而能得以制變不悖中和之氣則可也我國之樂有三曰雅曰唐曰鄉有用於祭祀者有奏於朝會宴饗者有習於鄉黨俚語者其大要不過七均十二律之用也夫才之能否不一故其知樂有難易玅於手者或違於節能於節者或失其原知一隅者雖多而能兼該曉暢者蓋寡甚矣樂之爲難也好音過耳而便滅滅則無跡猶影之有形而聚無形而散也苟能

有譜則可知緩急有圖則可辨形器有籍則可知施
措之方此臣等所以不揆鄙拙而撰之也弘治六年
癸丑八月上澣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春秋館
事 世子右賓客臣成俔謹序

禪僧正堂詩卷序

有浮屠正堂者以其卷軸求言於余余應之曰余學
孔子者也惟彝倫仁義之是守師學釋氏者也絶類
離倫入山惟恐不深甘與草木而同腐其道固不同
而師借言於我我爲師言之是猶圓枘楕鑿之不侔

也然師慕吾徒而求之切故請以正之一字而論之
方寸之間虛靈不昧者心也一團鏡智妙湛不動者
亦心也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心之發也戒定生慧而
覺照衆生者亦心之發也心得其正則萬物之性卽
吾之性衆生髮膚卽吾髮膚苟或失其心而不得正
焉則我自我而人自人吾之善端無以擴充而推遠
吾之功德難以普及於無邊必使吾儒去邪而從正
釋亦捨邪而歸正心旣正道豈有不正者乎大而言
之天地得其正則風雨時而寒暑節品物遂而生養

全不得其正則草木句萌不遂其生禽獸魚鱉不得
其寧而萬類皆至於顚倒矣就吾一身言之吾身受
命於天亦天地之一氣呼吸喘息進退坐作固當守
之以正而勿使悖焉耳悖焉則吾心非吾心吾氣非
吾氣未免爲魔鄣之所惱耳師居卽山之虛牝也師
行卽雲水之界也結跏趺坐面壁不言是靜得其正
也浮盃飛錫行吟詩偈是動得其正也架上楞嚴首
遍了是尋法而得其正也庭前栢對黙相對是悟理
而得其正也然則爲禪之道枯木死灰云乎哉飛絮

沾泥云乎哉身雖入定而煩惱未脫心雖儼恩而邪
念遽起則豈可謂之正乎今儒與釋形不同而心則
同其爲教雖異而趍善守正之意則無異故終以正
字爲吾師贈

送西海韓都事序

儒有一畝環堵之室讀書萬卷於其中席珍而待聘
者無他欲以已之學推以及人致吾君於堯舜熙鴻
號於無窮也士生斯世不爲宰相必爲臺諫宰相行
其志於上而臺諫行其言於下常以補衮爲任故諫

官秩雖卑而人皆以爲華吾侯以簮纓之冑遂擢科
第一未幾拜諫院正言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而淸議
倚以爲重今者出爲西海道之幕賓西海爲國要衝
朝天使華經歷之地賦役視他道倍蓰且故兵燹敗
殘之墟而年歲易至飢饉人民尠少田野多不闢然
魚鹽貨財之殷富商賈蹄輪之旁午姦究乘隙而起
自昔號爲難治非威惠並著者不能措其手也以吾
侯之才佐監司出治施無不宜荒野變爲沃壤飢歲
變爲登稔凋瘵變爲豐阜呻吟變爲歌頌商賈無所

年其利姦民無所售其術使一方之人欣歡愷樂而無虞則夫何爲哉憩茇棠陰而已嘲西烟月而已昔裨諶謀於野而獲司馬遷遊遍天下然後文章大進今侯聞所聞而見所見目飽奇觀胸富奇謀而多有所得則他日之就其可量耶監司李管鮑交也西人之來每問政之跡則皆曰留愛於人如召伯施惠於民如子産民不敢欺如西門豹輿譽騰於遠邇終當達天聰而蒙顯賞增秩賜金之有日其亦以余言而賀之

玄琴合字譜序

樂豈易言哉夫樂出於虛而散於虛不可以盡描不可以言傳雖有名於世者其人並其不可傳者而逝焉則妙音泯滅而無聞後之人何由得其彷彿哉惟能者親遇當時之善師親觀指法會之於心應之於手然後可以相傳苟無其人雖有其器奚用是故伯牙斷絃於鍾期廢高山流水之操人不得尋其跡而知其音然規矩存則工匠得以學焉彀率存則射者得以效焉此合字譜所以作也昔者仲尼坐杏壇彈

琴〻者即今之雅琴君子嗜之無故不離於側後人
合絃指而爲譜宋徽宗送樂於我國亦有絃指之譜
皆示學者之指南也臣令提調樂院雖無后夔之才
而承乏后夔之任患學樂者之不得其法臣與典樂
朴棍金福根等依事林廣記大成樂譜等書謹用前
規兼參己意以指爪之法與絃之次第合諸字而爲
之譜隨其攫而爲之聲用其綱而爲之節非獨琴也
如伽倻琴鄉唐琵琶凡有絃者皆可類推而譜之書
成名曰合字譜使初學之士苟由是而得其門户則

其升堂入室不難矣雖無師而亦有師矣雖不目擊而道卽存矣其有補於樂敎豈曰小哉

霅溪詩集序

詩難言也言詩者論氣而不論理非也氣以行於外理以守諸內守於內者不固則行於外者未免泛駕而詭遇詩以理爲貴也善爲詩者悟於理故能不失根本茍失根本雖豪宕濃艶雕鏤萬狀而不可謂之詩也自麗季至國朝詩之名家非一而能悟其理者蓋寡平者失於野豪者失於縟奇者失於險巧者失

於碎俗習卒至於委靡而不回吁此則詩之不幸也
俞侯克己氏金閨彥士也少時學詩於佔畢先生先
生以詩鳴於世縉紳之士攀附而席餘光者無限余
亦與先生相友善每聞先生之論人以侯爲奇才其
後余入鑾坡與侯相從非一日耳其言而咀其詩其
詩深悟於理而自得故篇篇有範句句有警米鹽醞
籍不落世之窠臼譬如秋山多骨少肉奇峭無窮而
草木亦與之堅實其得雅頌之遺音歟昔鉅鹿侯芭
從揚雄授太玄法言劉歆見其書曰吾恐後人用覆

醬瓿也嚴尤謂桓譚曰雄書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凡人貴遠而賤近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自雄沒至今四十餘年而其書始行當其時雄未甚顯而人未甚賢之也所從學者惟芭所歎服者惟譚然猶流波遠覽而不泯況今侯詩佔畢之所稱成廟之所深許而膾炙於衆口者其不覆醬瓿也明矣所謂詩能窮人者不遇知於世並泯滅其跡耳侯則際會文明得遇聖君而猶不逢信乎詩之能窮人也侯之職位事蹟不得垂於青史而所可傳者惟詩

耳其可不編而壽諸梓歟見侯之稿慨然抆淚而題之丙辰中秋磬叔叙

村中鄙語序

或有問於余曰六經之外皆虛文也經爲治道之律令而所當先者也至於史家記錄之書亦不可闕然未免浮誇潤餙之弊況外於史而怪僻者不可録也余應之曰若子之言固滯甚矣是猶養口腹者徒知五穀而不知他味也夫六經如五穀之精者也史記如肉胾之羮者也諸家所録如菓蓏菜茹味雖不同

而莫不有適於口者也莫不有適於口則莫不有補
於榮衛骨髓也詩有墦蕀鶉奔之語而孔子不刪史
家滑稽傳太史公錄之是可刪去不錄而猶不去者
盖有意焉所以使人知戒而懲惡也齊諧志怪者也
南華子效之其言尤怪然後之作文者皆祖尚其法
而鼓舞之也自漢以來記事之家非一而皆記朝廷
所無之事以資聞見之博若非諸家之錄則野外之
事誰得知之非徒有關於勸戒實有助於國乘其功
豈淺淺哉我國名為儒者亦非一家徒知詞藻之為

文而不知著書垂範惟李仁老崔滋李齊賢著破閒補閒稗說等書然惟錄詩話而不能廣記時事可笑也已吾友蔡耆之氏於退閒之際以平昔所嘗聞者與夫朋僚談諧者雖鄙俚之詞皆錄而無遺其著述之勤用力之深非老於文學者其何能爲可爲後人之勸戒也可爲野外之逸史也可爲老境之玩愒而閑居之鼓鐘也如啖蔗味而靡靡無厭豈可以六經之外皆爲虛文也歟柔兆執徐日南至磬叔叙

送僧覺雲歸山序

申氏之子以覺雲上人之請求言於余曰上人將歸于山盍序之余惟弧矢之射禮家記之鄭氏之繫孔氏笑之豈不以男子當有事乎四方而局促於樊籠者悲夫也有君臣父子之禮日用於彝倫者尚有烟霞之志而况無君臣父子彝倫之用虛舟其心浮漚其世者宜乎輕裝飛錫擺去俗累猶恐入山之不深觀水之不廣也夫山何為而深入水何為而樂觀山之嵬然鎮者即吾心之静水之汩然流者即吾心之動以至花樹之芳蔚禽魚之啾唧皆不出吾性命之

情靜以守之動以行之理吾性情以及萬物之性情
然則我與人一也人與萬物亦一也以吾髮膚爲衆
生髮膚非所謂肝膽楚越之不相及也今上人之歸
其有得乎以山水爲家以花樹爲友以禽魚爲隷家
也友也隷也隨吾所往無處不有取諸左右而共之
無盡子以窮理子以繕性子以濟人他日論桒門上
品者非子而誰若余者雖存心於方外而未離身乎
方內猶以未從上人爲恨上人若得方外異聞勝蹟
其肯示我乎我亦以方內之說證之戊午端陽日西

山老叟序

奉 教耕織圖後序

恭惟我 主上殿下登寶位以来視民如傷先敦農桑衣食之源未嘗頃刻而弛慮焉乃戊午春正朝使權景佑回自京師奉耕織圖一帙以進即宋叅知政事樓鑰伯父璹之所為民間勞悴之状靡不畢録毫毛意匠悉皆臻妙重瞳一覽即契于衷命畫工描其蹟彰施繪彩又命任士洪書其序詩以備出入觀省臣竊惟民之所甚苦者莫如田夫紅女也而人主宴

安之所易忘者也古之聖王無不務乎穡事而逸王慢之故耕籍親蠶之禮罕見於青史無或乎民之失業而流離也今我 殿下撫玩此圖勤卹民隱知邦本之可固而節以使之知農績之有時而督以勸之知荒歲之無食而賑給之知祈寒之無褐而衣被之寬其力役薄其稅斂使民相生相養得循其孝悌忠信之敎則是圖之有資於治道夫豈少哉其與豳風無逸之圖並美而不朽矣正憲大夫漢城判尹兼知經筵事藝文館大提學臣成俔謹序

虛白堂文集卷之七

虛白堂文集卷之八

男 世昌 編輯

序

富林君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詩者出於心而形於言言之精華也觀其言之所發而可知其人之所蘊大抵達而在上者其辭平易長於綺靡者其辭淫艷窮人之無所遇於世者其辭哀怨險僻嘗觀於水夫安流無濤冲融演迤其深無窮而不可測其或遇驚飆觸崖磯哮吼奮

激而不能止安流是水之本性而奮激豈水之性乎
特値其不平而爲之變耳騷人之辭亦猶是然世人
不樂其平而樂其不平何歟盖和平之辭難美憂憤
之言易工也國家以淳厖渾厚之德出治而文治㝡
超古昔名一才十藝者皆出爲世用而在下無憂憤
哀怨之者雖紈綺富貴之家皆以詩書爲事風月亭
以宗室之長風流文雅擅一時公與之比肩酬唱篇
什騰播人口其爲詩和易平澹典實醞藉無浮誇謠
艶之態傳曰温柔惇厚詩之教也公其得詩之教也

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公其有德者也歟余嘗目公之風姿玉樹美目如畫其時欲侍談麈而不能得今詩之語亦如貌之無疵而其德之在內者從可知矣使之天假之年進而不已必能作爲雅頌以鳴國家之盛而中道夭沒不得盡展其才惜哉今司令衞之請綴以蕪辭贊其才德之美而寓余傷悼之意云

尾村詩集序

尾村藁茂松尹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與達城宣城晉山覽吾伯仲氏交友其談論文字間得其土苴以資

辯博酬唱篇什盈卷蓬麻繩驥之助詎可少耶儀少
時遊先生門下尊事之如父兄及登桂籍比肩鵷行
幸同忝於拔英科先生精於學而能於文以紹進後
生爲業由是士亦樂而附之實詞林之魁傑者也今
先生之子尹源氏袖遺詩一帙求序卷端余讀旣竟
悲且歎曰世之卑陬闒茸無幾線寸長因緣聲勢得
至顯達者無限以先生之才不能大厥所施官於縣
徑位不過州牧何天之付器於人而嗇於命耶彼之
夸詡一時者雖若芬華如無根潢潦朝蒲夕陰竟滅

沒而無蹤耳先生則不然官雖不達而名甚達身雖亡而其不亡者賴以不墜則彼未是有榮而此未是不榮也今夫燈籠蠅拂物之至賤者也而祖考手澤尚存則其子孫猶欲寶藏而玩之况於平日發於性情陶寫景物而爲之編者其青氊舊物孰大於是能歔歈敷揚使後嗣呻吟諷誦想見當時之氣像豈不美哉余觀是集知先生用心之苦志學之勤而又知尹源氏之能繼先志也

叢談序

叢談一部故友國華氏之所撰也國華氏與吾嘗以
詩文齊武於一時旣同榜選入鑾坡又同遊於燕薊
間平生交契有不能以言語盡之者不幸棄我先逝
今已廿載而墓木已拱矣近日夢見之談笑如曩素
付我一書曰此吾用力者非君無以相付故丏一筆
以艷之懇懃數語而別晨起梳盥畀世昌披進一冊
即是編而以其胤之言求序以弁之也開卷一讀不
勝哀感曰噫公之英靈不泯表雷陳膠漆之情而還
我欲傳是書於世不然何奇遇若是歟其書分二類

曰經傳諺言曰先儒格言皆古昔聖賢之說也自格致誠正脩以至齊治平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其事無不該其目無不備簡而有要裁取慫慂使爲人臣人子者苟能留心於此而遵行之則由是而砥礪名行由是而彌縫家閥由是而笙鏞治道莫有關於風教大矣而國華氏之功識不細矣

送琳上人遊智異山序

天高氣清秋禾滿郊上人之行亦良吉矣上人以出世間人學大雄氏法鄙夷塵寰將振錫南遊以窮眼

界之所能及誰不仰其高躅哉如我陳人者聞之如
鸞鳩之羨大鵬自張圖南之壯也問其所向則將八
頭流山頭流之源其來遠矣白頭巨嶽在北裔之地
其支脈馳騖連亘東界一面爲鐵嶺爲楸嶺又鍾爲
䩞靼山爲五臺山爲太白山又西折爲竹島二嶺又
涌蟠直到南海者即頭流也其勢窮將斷之處奇偉
清淑之氣扶輿磅礴蓄而不洩故山之峯巒秀拔草
樹芳蕤仙人釋子繕性於其中人欲見之而未可得
見者多有焉余嘗南行過咸晉兩邑之境有山高大

半露雲間者即山之天王峯問諸鄰卒相距甚邇聞其說則崔孤雲所書大字宛然刻在巖阿余心樂之而騶騎催急無暇往訪至今有遺恨焉孤雲我國文詞之祖雖奴隷皆知其名而慕之況上人乎上人之歸心孤雲之心學孤雲之學遊孤雲之遊雖巾服形貌之不同而其所同者固有在也孔明王佐之才淵明隱逸之士而直以意氣而傾慕焉況所居之地所行之處而親履之者其傾慕何如哉余慕頭流者也慕孤雲者也慕上人之遊而不能從者也於其行不

及他語而以心中所懷者書而贈之

三灘先生詩集序

文章者國家之氣脉也人無氣脈則無以保厥躬而病日深矣國無氣脉則無以維其綱而治日卑矣是故古之人以文章之粹駁而驗世道之隆替治世之音和而平衰世之音傷而鬱亂世之音愬而悱其所以呻吟佔畢形於言語文字間者不能掩其心之所畜也公當文治全盛之時學爲詩文詩文俱優贍迢出等夷與四佳乖崖私淑齋三大老齊驅幷駕於一

時名聲相上下至如集衆流而成大全者皆以公爲
稱首余以後進遊乎門下承休光而挹餘馥者非一
日公謦止閒雅風姿玉雪宛如神仙中人人敬慕之
得片言隻字者如精金美璞吟玩而手不能釋焉惜
乎人亡物逝風流談論無復存而不亡者惟遺響矣
三老詩文皆蒙甄拔而印行于世惟公之作無人收
録豈不爲識者之浩歎今見公之遺稿若干帙平淡
醞藉而跬步及閣大篇舂容短韻要妙讀之如啖蔗
久益其味靡靡不厭見其詩可以想公之標知公之

心矣今之所錄者只詩而雄文巨筆則不見其一篇豈非收藏者不謹之所致歟其幸存而未泯者敷而揚之俾鋟于梓則必將筌鏞人耳膾炙人口使斯文後生御喬軌躅作爲雅頌以培國家之氣脉爲不細矣

送權同知赴京序

聖天子君臨萬邦奄甸四海聲教之被有曠古所無之寰宇惟我東方天生眞主涵泳德化有前世所罕之盛洽足下當太平之際以專對之才承執壤奠賀

新正于京師往之王會文獻之地大哉行乎孰不蹺企而仰慕之哉男兒生斯世也當遐征廣覽以窮眼力之所及然後所見資博由是道益進而名益盛子長以一介縫掖辛勤倦遊而所得尚且富贍況所將者大事所往者大邦所觀者大會乎今天子之邦畿即古唐虞之所治堯舜揖讓之墟也東接鄒魯即孔孟禮教之里也南臨魏晉鄭衛之郊皆華夏文明之壤而古之名賢俊傑所從者也自世教衰干戈搶攘驕虜桀胡之盜名字者竊據而有之生靈爲魚傺膻

腥之所染辮髮左衽者久矣皇明汎而掃之一舉而
無遺種截然幅員復歸于正創神京壓虜境長城以
南至于嶺嶠數萬里不雪之天皆入版籍無有梗化
而作孽者是以燕薊之方居邦域之中而爲萬國輻
湊之所皇上登臨大寶今十五年承列聖之基建一
王之法回唐虞之日月復鄒魯之風化所尚者禮義
所崇者文教在位皆臯夔稷契之輩都俞吁咈以成
泰和雍熙之治家孔孟而戶程朱所見皆俎豆揖讓
之容以至城郭之壯宮闕之嚴民物之殷禮樂衣冠

之盛彬彬郁郁有不能覼縷足下耳所聞而目所見所得不其緐乎昔有觀河水者當百川灌河之時乎浸兩岸意以爲水之盛無甚於此也及東臨瀛海銀屋駕空羣蜺噓日其涯無涯望之不極然後始恃所見之大以其衆流所聚而萬派朝宗者也足下以今之觀質古之史俗之所同者同之所異者異之事之可法者法之可袪者袪之蔵于胸中時出陳列而校之而且撫山川之往事弔古人之遺跡觸興抽思寓諸篇什以攄夫千古不盡之懷此余之所望於足下

也往歲足下以書記自京而還余賀聖節朝京相遇於遼陽之館當時足下年富留意於觀覽余亦屢往来于幽燕欲相評問行忙不能得今則足下再往矣余老爲溝中瘠雖欲往躡五鳳門外不可得矣足下將大有所得不惜示及余亦以曩昔所聞見者質之

送永興府使尹侯序

永興大都護府使有闕 上以弘文館副提學尹侯特賜金帶還之臨行訪余言曰釋褐未久自郎僚超陞堂上纔數旬又有此命其承膺眷至重顧余不材

難酬天地鴻造恩欲蓰職事以盡心力乞惠一言以贐其行余惟吾侯生太平之時遇聖明之主言聽計從如石投水莫之敢逆今受龔黃之寄終當繼皐夔之任余將何言以贈侯不過叙昔日相慕之情以展懷耳吾成與尹同出於昌寧文靖公之裔我兄文安公與賛祖相稱弟昆雖內外枝葉散殊而其根本則同也余少時居芹宮吾侯嚴君時爲上舍相與遊息而共鹽虀之苦又與丈巖金君同蓮榜有托契膠漆之固余濫承皐比之任爲館大司成吾侯在儒生列

最能文其所作傑然常冠諸首余甚敬之余為別試
試官吾侯冒儒冠進講經義仍遂登第其後雖未同
僉案而同立鵷班相從非一日今則同為鑾坡學士
常欲賴切磋之益不圖東轄遽邁三載契闊之久寧
不依依在我朋儕之心咸惜其去其於東民飲惠國
家倚重之意其可旣耶謹按此府舊為雙城巨鎮當
東北界要衝且仙李發跡之墟地大民衆加以鎮徼
將士之往來羽檄蜂午必得文武全材蔚有顯望者
然後始副其名吾侯之歸輕徭薄賦務省刑訟專以

德化教民東民純魯易以從化旬月之間當得大治不待撫字之勞而民皆安堵吾侯夫何為哉但得卧鎮而已鳴琴而已自昔東民不知書未免有女真之習李監司繼孫修擧學校多聚經籍以教民之子弟由是文教大興占科第者相繼不絶為時名士者亦多吾侯能體李公之志公簿之暇留心學政誘掖成就使之惇詩書而户絃誦是余之所望也吾侯其紐之弘治癸亥七月上澣

虛白堂文集卷之八

虛白堂文集卷之九

男 世昌 編輯

題跋

跋徐達城南行藁後

丈夫生而遇聖明之世居股肱之任則君之所倚者隆君之所倚者隆則位高而責吾者重務叢而所治者廣如或責重而治廣則事君澤民夙夜謇謇之無暇何由縱騁四方以酬弧矢之志井不幸而不能遇然後始得遊覽山川嘲哂烟月退晉名於文字間其

能刮磨壂角兩保其全者蓋寡也嘗讀漢書司馬遷出自河山之陽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鄉射鄒嶧過梁楚以歸其足跡遍天下其精神所馳耳目所觸憂懼變態之所感縱横轇轕於胸中故其文章大進遂爲西京之冠然不得肆厥志身名兩蹟反不如嚴徐終軍之輩以貽後人之誚可笑也今我相公遭遇昌辰歷事五朝文章道德士林仰如山斗功名事業帶礪盟於石室眞可謂位高責重謇謇匪躬之日也朝廷慮南

方無事軍械懈弛以公爲軍容使公身兼節制按察
嶺南六十餘州嶺南古新羅駕洛橫公之地山川奇
秀風物淸爽其繁華富庶甲於東方而其豪騷墨之
所往來也公於軍務之暇與諸從事登樓臺眺山水
遂酬唱於樽酒間凡一境之奇蹤勝槩毫髮不逃於
藻鑑遂彙而名之曰南行藁無慮三百餘首其游刃
恢恢作爲雅頌以垂後世使後世之人爭吟競誦如
神龍威鳳而不可測如瑚璉圭璋而不敢褻豈可與
長卿圖頫俛遊者比歟僕亦嘗遊嶺南顧才學鹵莽

不能發寸莛於一撞今觀是集思想遊歷信乎江漢
秋陽之不可尚已謹再拜薰浴而爲之辭己亥臘冬
門人成均館大司成成俔謹書

題一庵松堂詩卷後

夫道一而已矣如易之太極曾子之一貫老子之玄
牝大雄氏之不二法門其道雖殊而其理則未嘗不
同而謂之不相同此至聖凡夫之所以間也同者何
無爲而無不爲也不同者何始於有而終於無也其
實皆一也其或虛而能實定而能慧焉則身與道爲

一其或我自我物自物則身與道爲二道可一而不可二也道可純而不可雜也然則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一與不一相與爲一則道果有乎道果無乎有無俱泯是非偕寂則深得一之源也一者何希夷也眞如也大圓覺也推之則自一心而廣被法界要之則自衆流而歛諸方寸此釋迦千百億化而充滿恒河沙也自其異者則吾之肝膽卽楚越自其同者則衆生髮膚卽吾體此觀世音三十二相而尋聲救苦也歸依者如是求之則果能知一之義矣知一之義

則心則道也道卽心也無非徒無也一非徒一也而
自詣至大之域矣專上人緇徒之領袖也其爲人也
超悟三乘其爲居也揭一名菴身在一庵之中心究
一理之妙一理之妙不在乎他在庭前松樹耳拱把
之妙終爲合抱毫釐之微竟至輪囷則無形而有形
也森森欝欝無非元氣千枝萬葉復歸於根則有形
而無形也師道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何嘗異乎是若
知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則人與我一矣神奇爲腐臭
臭腐爲神奇則死與生一矣春不榮冬不枯貫四時

而獨也青則知道爲一而無盈損乎其眞矣昔六祖

賦菩提樹而見道趙州指庭栢對而悟法余亦羡吾

師之道而作一菴松堂說

題江原道監司先生案後

不錄古人之名則無以考已往之歲月而知其蹟此

題名記之所以作也江原道在國之東前朝分爲交

州江陵二道今則合爲一雖士地磽瘠民物尠少而

山川磅礴神區勝跡甲於東方加以訟牒罕少可以

縱遊覽而無羲務之擾朝廷宰執皆欲觀風於是道

余謬承聖眷攬轡来到原城閱營中先生案自至元以訖于今數百載之間而按廉觀察者數百人而吾宗最多洪武十七年甲子曾祖諱石珚以繕工副令按廉交州道二十九年丙子曾祖之昆諱石璐以都評理司使来爲觀察使永樂元年癸未曾祖復爲觀察使十七年己亥祖諱擀爲觀察使成化七年辛卯叔父諱順祖爲觀察使逮余凡五代嗚呼盛哉今有作室者晝夜拮据鳩財輦石一朝堂搆而丹雘之以遺子孫而守焉其子孫非惟不能守又從而毁之則

非徒垂裕後昆之爲難而似續妣祖者尤爲難也然則我昌寧門閥之盛可以聳後人之目而垂耀無窮豈徒考已往而知其跡而已耶甲辰三月上澣有孫某謹跋

題興法寺真空大師碑銘

余曩在史局閱高麗太祖實錄王製興法寺碑文集唐太宗所書爲字讀卒謂同儕曰此是絶代奇寶若或見之可以攄懷古不盡之意後二十載按繡到原城薄牒之隙登樓望北郊有破屋三間曰觀音寺年

小儀往覩其中有何物儀云只有泥狄七八體及半部豐碑而已傳摸而觀之則文勢浩汗字體遒勁如翔鸞翥鳳軒擧乎九霄之外非英雄大手莫可爲也書云原州靈鳳山興法寺王師眞空之塔御製崔光胤奉教集太宗文皇帝書師以咸通十年誕生天祐十五年求法於中國以時考之咸通天祐皆晩唐年號而王氏建國於五季之初則太祖所製而唐太宗之書無疑問諸吏則曰興法寺在今安昌南五里餘碑必與寺所立不知何代移寘州中其傳而護之者

已久近有一牧公見之曰敗寺之物藏之不祥遂舁而棄之雨淋日炙婦擣衣而牛礪角字刓畫缺瓜分玉碎橫道側而莫之收焉耳余聞而歎之曰書法之妙古人爭寶之或有千金而購之者或有發塚者或有嘔血而死者彼何心而此亦何心其陋鄙無稽有甚於爨琴烹鶴者非徒有愧於當時抑亦傳笑於千載後人如有昌黎博雅之才則其摩挲感慨不啻如石鼓也噫

題金子固牧牛圖後

右牧牛圖一幅雙溪老之所畜也牛大小無慮數十頭有寢者訛者降阿者渡水者依對陰齕草者倚涯欲渡者㳂流蹙浪者昂首浮泥者待隊反顧者長林豐草間若有若無羣聚而呞者不知其幾童子數人有騎背搔者跨背立者飛紙鳶者弄雀雛者千形萬狀運動飛舞筆意精到毫髮盡備非得於野外無窮之趣者胡能若是宜乎溪老之實玩而不能釋也詩曰

東風吹雨搖平津水生兩岸桃花春桃花細浪涵青

嶺渡頭楊柳蒼崖濱烏犍斑特依原畇麑之畢來性
自馴阿童倒騎凌清淪輕颷欲動波粼粼中流素沫
噴生唇若磅龍去行逡巡雲林杳靄蒙清晨際天草
樹晴萋萋聚角戢戢來相屯不啻九十周家犉華奪
造化妙入神畫圖不辨贋與眞流傳千載閱幾人霜
縑墨跡宛如新雙溪愛畫誰比倫愛之如寶千金珍
早撥簪綬謝楓宸烟波牧笛相爲鄰我今奔走東華
塵撫圖肝膽空輪囷君恩報了乞此身與子共作牧
牛民

題如晦淸翫潑墨畫帖

右畫山水屋宇竹對花鳥人物十七帖不知何代誰氏之筆其始子野公購得於中朝以示仁齋仁齋愛其筆法遒健模寫十二而歸之因留其本常手之而不能釋子野風流文采傾一代其識見高邁當時評品少所許可以留意於此仁齋老於鑒坡身飽經籍餘事畫詩書亦皆各臻其極一時儕輩歆艷景仰得片言隻字如保金璧信乎高世絕倫之材也以高世絕倫之材而描傳此畫焉則此畫之精妙亦可知矣

大抵描畫者或剥其皮而遺其髓或得其一而失其二規模體様雖同而意會事指則有異未免嫫毋效嚬之醜也今觀二本如出一手毫髮無訛眞贗難辨儻使九原可作王維鄭虔復出而見之則非徒推遜而致敬亦必駭汗循墻而走三絶不獨專美於唐矣當時有若我伯氏金永山徐達城姜晋山兩李陽坡皆作絶句手題其上數君子皆名卿巨擘功譽隆洽者也而二老與之交密以詩畫相娯然則一時文雅豪俊皆萃於斯也所可恨者二老材高乎當世而位

不滿其德古人論趙松雪者率云公之功名德業不大振者大抵為畫書所掩余亦以謂二老之不大振者亦如松雪耳二老穀君子淸儀雄論今皆泯滅而不可見則所可想者惟此詩此畫而已後人雖不得與二老並肩而遨遊得見此詩畫足矣今如驪氏亦二老之甥姪得二老之蹟於二老之門粧纈寶玩而有之則亦二老之徒也若余者少時雖或親炙其面執鞭于後而無二老之風韻無穀君子經綸之業托名文苑徒竊廩祿不能無愧泚乎顙他日乞骸骨歸

卧林皐子能以此畵相訪使我得復寓目焉則亦間
中一般清意味也磬叔序

題私淑堂集後

余讀私淑先生集知先生之文章雄偉不常也余自
髫稚皷篋先生之門而受業者有年矣先生研究墳
典貫穿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搜抉無隱其學淵而弘
其行貞而固其議論英發使聽者亹亹忘倦其發爲
詩文也大篇舂容小篇要妙根本羣聖人之書出入
莊騷駕馭漢魏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汗瀾卓犖

似韓退之精密簡古似柳柳州俊邁奔放似廬陵文忠公自非禀乎光嶽完全之氣洞乎天人微奧之機達于古今事爲之變玩乎品物榮悴之狀者其能若是乎譬如富人之家布帛菽粟如水火充箱櫝而溢囷廩用無窮而取不渴貧窶之人積銖累錙朝夕營生蘊道德於一己而施經濟于事業弼亮四世貳公弘化以儒術緣飾太平非幸也宜也 上重先生文章命校書館用鑄字印之頒諸朝臣如精金美玉人人玩之在手而不能釋先生之胤用休氏慮印本歲

少未周於覽愚欲重鋟於梓以布於世噫先生道德文章如太和元氣流行於天地間昭被萬物何嘗有泯滅之理雖無集可也雖不歛歛而發揚之亦可也然古之人思其人愛其樹而不敢伐者况是集乎讀是集而玩其文玩其文而想其德景仰歆慕之心其可旣耶辛亥暮春有日門人夏山磬叔謹跋

題麗人圖後

辛丑元日 上出歲畫六幅賜于承政院承旨六人抽籌分受者之得謝安石携妓東山圖余得綵女圖

其本松雪齋所畫而後人描寫者也座中傳視皆笑
二老有風流佳致其後每當歲春掛諸壁間而觀之
人有嘲其不合於文房之翫者余惟心志旣定則外
物過之將波流　靡而逃矣何暇亂吾真如或不定
雖户牖置銘奚益使杜牧之見之則未免有放狂言
驚四座之誚若使𡗝中御見之木人石膓豈可動歟
真色尚不可動況假色乎君上之賜豈爲觀美而與
之歟庸詎知不爲聲色所誤者戒之歟然則不宜棄
置於篋笥中

題赤壁賦後

余嘗提調校書館方聚刻工釐正經史刊板人有遺趙學士所書赤壁賦者其體與浣花流水帖相似比前大字則差劣余愛其筆法遒勁縝密纖穠得宜遂令幷鋟于梓仍印一件而粧䌙之親詣政堂上進有頃内豎傳曰卿知此書之僞乎雖有子昂之篆實非子昂手蹟後来好事者之所爲也余駭汗罔措退而更閱之向之遒者太銳勁者太廉縝者似鑿密者似隘纖過細而穠過膩然後知睿鑑之昭而物之姸蚩

不能兆也又歎余之糠粃眯目而不能辨其玉碔砆也世之摸擬倣效顚倒眞贋者何限邯鄲學步嫫母效顰刻虎類狗雕鷄似鶩皆是慕其巧而不能掩其拙甚矣人之好古也余雖好古而又爲詭𧕣者之所誑可笑也已於是書之尾以資後日之噱

題如晦所藏林竹翎毛圖

右畵如晦之所藏也如晦外叔子野氏爲南宮侍郞適有金太常提奉使到國子野氏持牋請於太常揮灑三幅與之乃曰餘幅往借林良之手其後如言請

寫而歸之夫太常之竹與林之翎毛皆一時絶藝能
得而有之其亦奇幸也吳道子請裴旻舞劒然後筆
入神妙有何所助而然耶夫畫以氣爲主苟無氣焉
則形雖似而不足觀矣成於戱劇造次間者筆力所
到神意自動飄然有皷舞之状何必十日水五日石
然後爲至哉

跋畫馬帖

古人畫馬者非一而善畫者難得非筋骨之難畫也
意氣神駿之難畫也嘗讀少陵詩神妙獨數江都王

至曾將軍覇有下筆親之之語則其與江都有間而
非其倫東城賛韓幹之才亦云幹惟畫肉不畫骨是
知非徒相馮者之無其人而善傳神者盖尠也如膝
送家藏畫馬數幅乃士人金瑞所畫校諸魯僖之詩
則剩一比韓幹所畫則剩三驪黃毫毛步驟𦤳齧千
萬狀筆之所到精神自動非老於畫者不能也瑞與
先君有舊先君爲中丞時瑞爲先君寫之以貸閒中
之覽自先君暨今凡三代宣德甲寅屈指已四十有
四載累世所玩手澤尚存於今忽見之其欽仰戀慕

之心油然不可遏既美筆蹟之真又感家世舊物謹
記顛末而還之

歷代明鑑䟦

我 殿下踐祚之六載己未冬十二月日命知中樞
府事臣洪啓禧兵曹參判臣權健暨臣俔撰古之君
臣與后妃行事之跡爲令之可法可戒者用以爲鑑
噫爲國之道豈有過於此者乎徒君而不鑑乎古則
或誤於施措之宜臣而不鑑乎古則實昧於忠詐之
分至於妃主之陰助實贊乾道之化育則其可不鑒

古爲重乎此三鑑之所以成乎今日也大明宣德年間撰臣鑑景泰年間撰君鑑皆命翰林儒臣輯自唐虞至于國朝其當時善惡備著　成宗康靖大王亦令撰帝王后妃明鑑皆有所深意存焉宣德景泰則靡及於后妃　成廟則亦遺於臣道今則雖倣其規增損其文合三鑑爲一帙名之曰歷代明鑑吁其光於前聖者固多而所謂其規則一也將見我東方舜文御世而夔禼周召爲之佐宮壼之內亦皆有嬀姒之德而明良賡載之歌關雎麟趾之化悠久而不替

則聖朝億萬年無疆之休亦必不自是書而肇矣其有補於治道夫豈少哉工曹判書臣成俔謹記

題道壤守松都詩後

大抵人情同於余者而爲喜故適余所嘗適言余所嘗言則不覺膝之前也以其足所及眼所飽其山川草木光景森然布列不忘乎懷而見後之遊歷者坐想而卧遊之自與余同而心境會也地近京華者莫如開京而佳山秀水奧區奇壤五百年王都遺跡宛然猶存故騷雅之士皆樂往焉余嘗三遊其處尋幽

討僻足繭膚喘而不知止未免有日暮看碑之苦其後朝廷撰輿地勝覽其所載者皆余所録故知松都事者莫如余探奇好怪者亦莫如余世以余為狂誕不經余素有山水之癖以此寓之詩其来已久余豈敢避是名哉今君以宗室之英留心墳典學為文又欲擺去俗累往遊佳地所至輒留詩其詩清韻蒼發無紅塵鄙習眞可謂能詩者也若進而不已必將作為韶鈞以裨雅頌之隆其不在茲歟余與君雖無一日之雅而見其詩知其人又知其所嘗遊歷之處君

之心即余之心而不待目擊而道存矣他日若遇於
陳榻之下當開尊相對揚確討論盡輾胸中所蘊而
陳之

虛白堂文集卷之九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

男 世昌 編輯

論

鮝鍼懼選論

春秋傳曰鮝后子有寵於桓公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適晉書曰鮝伯之弟鍼出奔晉罪鮝伯也論曰天下之道莫大於人倫而人倫之親切者父子爲重兄弟次之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夫生同一體者兄弟也長同一門者兄弟也在內則和樂而鼓琴在外則死喪而急難此人之情也昔之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自聖教不明而彝倫斁兄不友弟不恭小則爭財爭室大則爭國爭天下必剮割骨肉戕賊根本然後快於心亦獨何哉祭桓公寵右子過矣桓夫人愛子甚矣景公以長主國忿然自嫌意其賢足以得衆心其威足以干大位形未著而精自露罪未成而搆先急使無所容終適他國

其不親愛矣其不念鞠子哀矣夫所見者莫如鄰國所鑑者莫如近代夫人必曰汝在則我必有黃泉之誓后子亦曰我在則未免有餬口之艱恐今日之於秦猶昔日之於鄭也察乎安危謹於去就可謂知機矣或曰景公信有罪矣夫后子以齊配嫡以臣並君獨無諍乎若寵而不驕隆而能盼盡心以事之遜志以承之如子魚之於衛季札之於吳則景公雖無道豈能害之是大不然以后子之忠豈不知盡心而事之以后子之仁豈不知遜志以承之以后子之智豈

不知降秩而自黜於恩則盡兄弟之道於義則盡君臣之禮彼雖疾我我能匪躬則恐當陰雨之天或有開霽之日故危行側視忍而苟活三十有六年矣而景公之忌刻尤甚猜忌尤甚比如餓虎見獸而不食哮吼饞涎者數矣其不能害者以夫人猶在氣勢猶強耳若一朝夫人晏駕氣勢日縮此是一墜必填其喙而不出后子豈必自損自降以取无妄之禍哉其言曰若非千乘何以得見則意可知矣夫申生順父母之命而就烹君子猶或非之況以弟事兄豈固守

匹夫之小信此后子所以避亂而不在國也君在則已出君沒則已歸五年而復不失舊位賢矣哉如晉涖盟成而不結又不與楚使同坐恭矣哉知秦君之五稔必設知趙孟之覩蔭必死智矣哉然則后子賢矣恭矣智矣且無過矣其得罪於君者何也非景公之過也桓公寵愛之過也後世人主昵愛少子以致亂者多矣而不知戒可勝歎哉

曹操劉備孫權優劣論

夫天下之事有可爲之時而無可爲之時有可用之

勢而無可用之勢借使衆皆㤩而獨勇則勇者勝衆
皆愚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〻不足恃智而遇
智亡無所施也今置熊羆豺狼於一室之中則各負
一隅而不相害若縱於狐狸麋鹿之場莫不吞噬屠
裂盡其肉而後乃止建安之際天下何其紛紛也當
是時宇宙屯蒙羣盜縱横君臣相軋而不相保上下
爭利而不相安有能挾乘輿返舊都驅策俊良糞除
奸兇征伐四克卒主中原有能擧賢任能各盡其心
跨據江淮薄于南海以與天下爭衡有能出萬死冈

敗爲功屈體英傑摧沮勍敵奄有巴蜀以伸大義於天下然而割據一方卒不相併者無他其勇相等而其智相似也勢如熊虎豺狼之各畏其偪而不相害不如二袁二劉如狐狸麋鹿之易制矣論其人則皆一代之雄不相上下論其地則區區之蜀不如三吳之大三吳雖大豈能如十分天下有其八者乎世之議者多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是以強弱成敗論人而不論是非與曲直也孟德以閹寺遺孽偶乘機會蓄陰狠之資騁奸譎之志猜忌賢能則蛇虺肆毒

屠滅城邑則萬口流血卒至嬰制天下梟殘國毋諜
加九錫以移四百年之大鼎而豪雄之士悲嘯扼腕
終不得致討者非獨操之威暴足以劫人先據勢勝
之地以示天下之形耳吳王明而有謀固一代之賢
主周呂魯陸忠憤激烈亦皆王佐之才方操驅發十
萬衆飈忽奮迅而下江陵也目中已無吳越尚賴君
臣輯睦運籌出奇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
時威震天下然而卒不得長驅遠馭者非孫氏才經
智劣以江東土綿力薄其勢不足以專勝也劉豫州

以蛟龍之勢行信義之師有蔣琬費禕社稷之才關羽張飛熊羆之將諸葛孔明鸞鳳之姿借使天假之年得行其志則漢業可興神州可復惜乎大業未半而遽爾殞殁也人皆以先主取益州爲少恩且誠不知本末者之言耳初孔明勸襲殺之先主不忍也其後屢瀕顚沛觀天下之勢非得益州不能奮起劉璋闇弱必不能守非漢取之則曹必取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豈守匹夫之小諒而虧天下之大義乎其過襄陽也州人多歸之或曰宜速保江陵先主曰濟大

爭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此固區區乎有帝王大度非操權術得彷彿也今有萬金之貲棄在道傍得之則富不得則無所資曹操幸得而富者也孫與劉不得而無所貧也故曰強弱運也成敗命也有可爲之時而不得爲有可用之勢而不得用亦命也豈敢以漢室之賊擬諸荊揚之君有帝室之胄者乎夫然後正閏之眞僞辨矣邪正之得失明矣而可以公萬世之議論矣

絶纓論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威怵莫巧於人心而可以利誘
然或有不可以威怵不可以利誘則御人之術難矣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赦小過
擧賢才夫以天之剛健發育萬物敷榮茂秀莫不涵
澤而其間毒戾不祥之物天亦不能殺是故烏堇夏
豆有害人之性而亦或有補於藥人主知其然故能
進退人才而各得其當古人有言曰川澤納汙山藪
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夫寬容大度之
君不錄人之細過不發人之陰私循循休休隱惡揚

善而後收其用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皆用是道淺
智狹量之主任小數而不知大體毛擧人之過失攻
發人之陰私猜疑媢嫉上下壅隔而終至於亂如漢
之宣明唐之德憲其資非不明也而兼雌苛刻剝喪
國脈故人才不樂爲之用是故上以誠待下則下以
忠報上上以信接人則人亦以死盡節必然之理也
余嘗讀史而知楚莊王之霸也若莊王者寬裕大度
能進退人才者也方宴客於宮中也至於厭厭夜飮
則必君臣旣醉而呼呶沉酗者矣夫酒狂藥也飮人

以狂藥而責以禮節不可也故置而不問夫置而不
問豈知其人之能而後欲收其用哉不過示人君之

力能誅小人則誅之不能誅之則諫其君而忠告之
忠告之而不能入則當以道自守無咎無譽以保剛
中之德如不忍遠去則當爲乘田委吏抱關擊柝之

微職以衛宗國而已如不能在朝則當與漁父優遊
上下不能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豈非明且哲乎何
故憂思幽鬱作離騷懷沙等篇怨誹謗讟於朝廷其
使其君拒諫之惡播於後人之口雖宏詞逸筆與日
月爭光何足取乎當紂之時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
爲之奴傳洪範於武王以伸大道於無窮微子知殷
之將亡而抱祭器歸周以存殷祀孔子不以爲非而
共稱三仁雖國亡君戮猶且含羞忍恥以圖後日之
效况荊楚方强壤地尚廣懷王雖辱於秦其國之盛

勢足以自振何遽至自沉而死乎其言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夫鯀方命圮族虞朝之小人也而以婞直稱之其所以稱鯀者乃所以自道也孔子曰伯夷隘原是隘者也或曰然則原無可取歟曰非也其所以怨者非怨其君也怨其道之不庸也其所以誹者非誹其世也痛其國之將亡也其所以訿訾者非譏其政也訿訾其讒佞之人也其身雖不容於當時而其聲耀於萬禩使小人佞倖之徒號愧而自戢則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

曹參論

治天下有道治人安民順而已矣順之商要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譬如導水者循其勢而導之則沛然就下而莫之禦養馬者循其欲而飼之則肥饒馴習而不驚擾然則倒流泛溢豈水之性要駕踶齧豈馬之性哉五帝不易民而化三王不易民而治順之而不逆故能成恭和雍熙之治是雖君上德教之所致而亦莫不賴臣下贊助之功也秦以詐力并六國定天下當其時言之必從令之必行可謂盛

矣而緩及二世天下壞亂而不可救是皆秦君累世
鷙悍之所致而况李斯商鞅以刻薄慘酷導之哉高
祖以布衣取天下於羣盜依乘攀附者皆吹簫屠狗
亡命賤俘之徒而參亦以獄掾起從委任下將卛兵
四伐攻一城則進一級獲一地則增一爵無有秘謀
奇節與宥於三傑之列其稚少文可知矣然帝之所
屬惟參何之所舉惟參雖紊亦知何之薦已自代相
齊而致清淨之治輔漢而守畫一之法不擾獄市不
更約束以開文景數十年富庶之教為漢名卿與蕭

張同垂於不朽何也民之怨秦深矣厭亂極矣思欲
息肩而安穩之矣參之才非過於人也非拔於萃也
非有伊傅周召之才也而其功業與伊傅周召無異
此無他能用蓋公之言順民之性而不逆之耳如水
之就下馬之解縶民焉有不悅者乎順則悅逆則悖
自然之理也大抵世之所謂賢者平時懷才蓄學深
藏不售一朝遇知於主秉國之成焉則必售已之所
蓄變更舊典新立科條民被其害而國亦隨亡是何
異塞之而欲水之流鼓之而止馬之駛乎後之佐人

牧者能順民之性以參爲法則其於治天下乎何有

劉章論

有非常之材者當享非常之賚有非常之勳者當食不次之祿矣爵祿者人主所以駕馭臣下而與成治道者也苟或材高而不懋之官功大而不懋之賞則強者怒而必叛弱者憂而必退英雄俊傑不樂爲之用矣嘗讀漢書齊王傳未嘗不歎恨於文帝也劉章以悼惠王之子哀王之弟而親爲高祖之孫其於帝室亦懿戚也章年二十忿劉氏不得職嘗侍高后燕

飮請以軍法行酒乃作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諸吕一人醉亡酒章拔劒斬
之使左右之人不寒而股慄雖以太后之猜暴自知
其属而不敢動其氣力可以斡天地而倒六合若無
非常之材何以至此當是時分茅胙土者皆呂氏之
宗左右前後無非呂氏之黨大臣中立而觀變劉氏
之業不絶如綫章以吕宗之壻不藉聲勢希取富貴
而能沉幾遠慮以待其變一朝知其畔謀與太尉勃
丞相平擧兵討亂而安劉氏儻使章不先斬呂産而

爲內應則士卒豈皆左袒太尉豈得入北門代王豈得而立乎非惟不得立漢之爲漢亦未可知也然則章之功烈誰出其右雖半天下與之可也初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王梁地王興居興居雖有功只得入淸宮禁而已胡可與章比章之廼迎齊王豈爲過哉章徒知有齊而不知有代其欲立兄理勢之自然也文帝懷私搆恨而絀其功割齊之二郡王章於城陽王興居於濟北使盖世之功抑鬱而不得伸興居終以叛誅章則抱憾而死可勝歎哉以武爲代王以勝

爲梁王以叅爲太原王天下肥饒之地盡與其子居之而元勳所封只得一邑而已只加二千户而已然則功臣詎不解體文帝眞少恩哉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一

男　世昌　編輯

論

擬東坡十論

王者不治夷狄

夷狄可治乎夷狄不可治也治之則亂不治則不亂是以中國置之聲教之外而羈縻之也嘗讀春秋公羊傳深有感於何休之說也王者至於夷狄也來則禮以接之去則備而守之彼之慕義雖切而我之遏

禦不弛彼雖負固不來而我之兵力不加待夷之道
不過如斯而已先王作爲五服咸建五長甸侯綏要
荒畿域不同故其納稅百里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秸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因地之遠近有畧有詳而戎
狄則不與焉諸侯之王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
朝則六師移之而夷狄則世一來王而已公執桓圭
袞冕九章侯執躬圭鷩冕七章伯執信圭毳冕五章
子執穀璧絺冕三章男執蒲璧玄冕一章而夷狄則

自以其服來見而不以我衣裳易之矣正朔所不加政教所不及則豈可責以禮義而治之乎治之以禮義而不服焉則不得已而見之兵革之間兵而不能克則虧損國體不貽禍於後者鮮矣夫春秋所與者齊晉也所不與者秦楚也秦楚雖號夷狄其初皆帝王之裔其地與中國接境其君臣之分賞慶刑威號令之所出與中國無異爭長於衣裳之會而齊晉亦懾服焉則未至純爲夷狄然春秋誅其原而不與之況於九州之外遼夐之域乎腥羶其臭豺狼其性其

言語衣服飮食起居與夫雕題黑齒被髮左衽之形不與人類聚則蜂屯郊野散則鳥竄險阻不可以孫吳法度之兵治之也昔者蠻夷猾夏則惟明克允而已三苗不率則誕敷文德而已戎狄亂而荊舒不服則膺而懲之矣玁狁入境則薄伐逐之而已此治之以不治而得其治也漢武帝恃天下之富強罄府庫之財起百萬之兵年年征討深入不毛雖曰宣揚威武而其殺獲亦畧相當中國日以凋弊譬如樹木焉枝葉尚茂而其心腹已被蟲蠹若非輪臺下詔之悔

則將與根本而撥之漢之為漢未可知矣此以不治治之而反不治也治之而不治則我力有裕而被當自服而不治治之則勢將潰決必至於亂亂不可止則未免奉金帛以啗之出子女而妻之甚者結香火而約誓屈至尊而稱臣中國非中國而禽獸之亂華極矣然則如之何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柔而撫之寬而待之厚往薄來而不與之校則庶乎其可也

春秋正天下邪正

天下之理邪與正而已正者公而邪者私公則為君

子而私則爲小人也君子之行如日月之明也珠玉之潔也大道之坦也而無邪纇罅隱之可指小人之行如氛祲之暗翳也沙石之雜糅也斜徑之窅步也雖詭辭秘計而其狀卒不可掩是猶木之曲者不可伸而直之直者不可屈而曲之然天下君子少而小人衆正奉始不爲邪所勝可嘆也已彼春秋何等時也所見無非邪也所行無非私也小人攘臂於上而君子不容於世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淪而九法斁禮義絶而功利熾所謂先王之典蕩

然無餘雖以孔子之聖不能起而振之誅一少正卯
而天下之如少正卯者不可盡誅有十哲七十二子
之賢而不布列於列國公卿之位周流四方志不得
施於是退而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秉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親操袞鉞於其間正者褒而進之
常伸大義於萬世邪者貶而退之昭示罪惡於衆口
一襃一貶而人之善惡不能逃於聖人之筆人雖謂
之正而春秋之所褒者不在是焉人雖謂之不正而
春秋之所貶者不在是焉其言曰惡紫之亂朱也惡

鄕愿之亂德也隱公有讓國之名而卒被弑逆申生之死似孝也而不能自明卒陷父於不義荀息之死似忠也而未免從君於昏宋襄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可謂仁矣而執鄫子用之則其虐尤甚晉文伐楚而釋宋之圍可謂修方伯之職陰謀取勝譎而不正君子不如是故春秋書薨不地書名書殺書敗籍而譏之夫天地化成萬物而物之姸媸自形春秋推見至隱而人之邪正可辨使天下後世爲善者有所勸爲惡者有所懲不然則何以曰春秋貴居正春秋正

天下之邪正

儒者可與守成

國不可一日無儒也無儒則道無所寓道無所寓則治何由而得成乎古之儒者大則繼天立極經綸化育其次開物成務以施事功至於經術文章刑名法律醫卜書畫之微者莫不各售所技以補治道人君集衆藝而大成猶河海集衆流爲大也臣不可不用儒道以事上君不可不用儒道以馭下上下皆儒故其治不勞而成三皇尚矣五帝莫盛於堯舜堯舜以

儒道授受而皐夔稷禼之臣亦以禮樂刑政之學亮天工而熙庶績以成風動之化禹則祗承于帝湯武雖用征伐皆以儒道順人心而得天下伊傅周召之臣亦各以儒學施之於政以啓四百八百年無疆之業及周之衰而儒道大壞人以私意戕害禮義君臣尊卑之分皆亂而失其序管仲晏嬰以功利相齊雖有覇顯之效而卒致國亂其所用非眞儒也子産之於鄭子文之於楚治跡粗有可觀而不知儒道故陵夷不振孔孟生於周末羣弟子之賢爲之羽翼是天

欲平治天下將降大任於斯人而魯衛齊魏之君不知儒道而不用其言卒至世道委靡而莫之回也秦以詐術削六國得天下不旋踵而亡此無他焚書坑儒滅絶根本故也漢高因亂而起當時攀附者皆䑓盜悍將刀筆之吏戰勝攻取幸而得捷爭功獲報如猪狗之爭撥骨帝惻然憂之而無以制之陸賈叔孫通之言適秉其隱而弗怫乎心委任而勿疑及其禮成制定然後始知皇帝之貴以此遺子孫而俾之守成文武宣三帝其明察過於高祖遠甚然文帝斥賈

誼武帝擯董仲舒宣帝殺蕭望之玆三人者皆眞儒
而不能用故其治多有闕失今有作室者令健夫伐
材木治基址以付良匠使之責任於是石者礱堦板
者箏垣鉅者斷而椎者鑿塗壁冊雘床簟器具衆手
偕作然後家室成矣如或獨任己謀紛聒傍人之說
疑豫而不信則工匠不盡心力而室無得成高祖知
其人而能任之也三帝不知其人而不能任之也然
則眞儒之用豈不重且大乎通之言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實萬世之格論也

物不可以苟合

嘗讀易而知聖人作卦之意也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合而飾之以化成天下也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物不自物也緣物以設教然後能物物也賁之爲卦離下艮上剛柔相交文明之義也天道不可以苟合日月星辰以明之陰陽寒暑以節之風雨霜露以調之四時六氣錯行變化不失其差故天文得成不然則文不成而道不行也人道亦猶是也人道之可行者皆物也物莫大於禮而

文以飾之也父子不可以苟合苟合則相褻而不敬必使昏定晨省愉色婉容盡孝敬之實而合之也君臣不可以苟合苟合則相借而無禮必使朝會聘問敬謁曲拳以合之也夫婦不可以苟合苟合則相昵而無別必使納幣奠鴈御輪飲巹以合之也兄弟以親愛急難不藏怒不宿怨而合之長幼必攘几杖負劍辟咡肩隨鴈行而合之師則服勞必喪友則切磋相輔賓則儐相介紹而合之喪不可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殯斂窆埋之義而合之祭不可瀆

而煩爲之禴祀烝嘗籩豆罍勺三獻之儀而合之宴不可數樂而無節爲之獻酬酳爵周旋揖讓之禮而合之合而文之其合非苟合也文而化之其文非徒文也明君善用而善合之故其下皆化而不失其合庸君暗主反是而不能合下皆携離不合而世道變矣於是父子相怨君臣相仇夫婦反目兄弟踈遠長幼師友賓僚亦皆不遜喪有欲斷之人祭有非鬼之諂宴有呼敓伐德之失人也禮也物也三者皆亂而不相合人文亂於下故天文亦亂於上然則何由察

時變而化成之乎是以聖人推而廣之觸類而長之使天下之人不踰分限各安所止渾然之理隱於心而燦然之文彌於天下禮不徒行物不苟合必待上之人敷施而賁飾之此賁之所以次噬嗑也

形勢不如德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云申畫郊畿愼固封守如書易之語則險阻形勢不可不憑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太史公曰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如孟子太史公之言則雖有形勢險阻而不足恃也請因

兩意而許陳之夫宅於圃者知狂夫之爲害則必折柳而樊之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待之宅於邑者知穿窬之爲害則必峻其墻垣而防之況三里七里之城郭溝隍乎山川丘陵天作之險乎蜀憑劒閣以爲守秦憑函谷以爲固論之夏陽魏之西河楚之方城漢水似若無慮外患也然五丁開徑而蜀亡劉項入關而秦滅何也有形之險可保而無形之險難保城郭可築而高溝隍可鑿而深關防可塞而固兵甲可修而堅利至如民心則至愚而

神也至嚚而可畏也苟或使非其道役非其役則叛
亂離散如鳥之擇巢爭棲茂林而君爲獨夫無與共
理雖有金湯天府之壯無救於敗也先王知其然故
不畏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隱之民心仁以
愛之義以威之禮以維之智以謀之信以結之仁義
禮智信五者入人深故其固甚於藩籬城郭此然有
盤石之安而不能拔也民心國脉雖安且固然有形
之形勢亦不可不守故建都設邑先居天險宮闕九
重城郭百雉分列巨鎮星羅棋布衆建諸侯以爲之

援民心與形勢如輔車之相賴以此遺子孫而使之勿墜其子孫恃祖宗富強之業憑山溪都邑之壯吾之形勢已固外患無由而入可以安坐而無憂壞民心以事遊觀勞民力而奉土木民乃作慝不勝其苦於是列鎮相競諸侯外叛前日堂堂之形勢適為今日寇盜之資而鮮不亡矣然則有形之固不如無形之固山川之險不如民心之險有形者則有力者可以守之無形者非德不能保德者本也力者末也本末相資輕重相制然後國家可安而無事故曰形勢

不如德也

刑賞忠厚之至

刑賞者天下之公也人君之大權也人君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與之共之則人心悅而從之苟或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獨任胸臆則人心離散而難可保也有功者不可不賞不賞則人無所勸而爲與爲善也有罪者不可不罰不罰則人無所懲而惡亦不可止也賞之如何土田爵祿以錫之車服衣裳以旌之也罰之如何墨劓剕宮大辟而刑之流放竄殛而著

之也然賞有輕重之可疑者從重而賞之罰有輕重之可疑者從輕而罰之賞非徒賞其身又當延于世也罰則只罰其身而不及乎嗣也由是善者益勵而不怠惡者多變而之善善則榮不善則辱一身之善惡而榮辱隨之人豈有避榮而趍辱此唐虞三代盛時所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喜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其忠厚之意藹然於虞典周書之內而非後世之所及也逮德下衰君弱臣強天子孤立於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各以私意爲之賞罰賞不當其功故

有功者擯於下而無功者慶於上罰不當其罪故有罪者幸免而無罪者反被其禍所謂先王賞不僭刑不濫之意安在忠厚之風掃地如也孔子有德無位雖不能賞罰天下之人而獨以春秋論天下既往之人而賞罰之賞者如褒華袞罰者如加斧鉞而人之是非善惡定矣然猶不敢自專以魯爲之主旨善而曰魯賞之也有惡而曰魯罰之也善而可賞則或進而書字惡而可罰則或黜而書名無功而世祿者書族書氏而譏之無罪而枉死者書國書官而揚之此

則以道爲之權而所行無非忠厚也五帝三王之賞
罰如彼孔子春秋之褒貶如此今當何法非虞周聖
人之治乎今當何法非春秋聖人之經乎爲國者以
舜文孔子爲法則不務忠厚而賞罰自然忠厚也如
或以財賄而爵人以飮食供奉而爵人以利口便佞
而爵人以後宮戚畹而爵人賢不得用而功勞者無
所用則人誰不解體乎或因讒搆而罰人或司忌娟
而罰人或因犯顔直諫而罰人或因睚眦怨恨而罰
人則小人進君子退而國乃空虛矣以此而欲平治

天下猶緣木求魚而不可得此無他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不與天下共之也由是觀之賞罰當以禮義爲本而寓忠厚之意於其間則庶乎其不差矣

劉愷丁鴻孰賢

或有問於余曰漢鄧彪劉愷丁鴻皆以國讓其弟彪愷讓而不還以成其名鴻則讓而不終還就其國古人有以讓而成德者多矣夫讓義德也而可以不終乎余曰不然此以己之私意而揣之非萬世之公議也夫讓或善或否有當讓而讓者有不當讓而讓者

昔舜禹讓于稷契皐陶伯夷讓于夔龍益讓于朱虎
熊羆垂讓于殳斨伯與此知其人之賢能援而薦之
由是羣后皆以德讓而庶官允釐其讓宜也泰伯以
天下讓其弟而逃之荊蠻此遵父之遺命而又知季
歷之有昌也伯夷不爲孤竹之君季札不爲吳王皆
推讓而終守其節誠以厭煩而避亂非釣名也此皆
當讓而讓之者也至如魯隱讓其弟而卒被殺燕噲
讓于子之而卒亡國漢景帝知太后之愛梁王也而
欲以天下傳之其戲言雖非真情梁王卒懷僭志毋

子兄弟之間猜疑相忌此不當讓而讓之者也彪愷鴻皆漢之勳臣也其茅土圭綬受之於天子非一家之私物也固當父以傳子子以傳孫以嫡承嫡與漢同休可也使人之有爵邑者皆徇己私而可以與人妾媵皆得奪室庶孼皆得奪嫡卑而謀尊賤而謀貴而大亂起矣是故先王嚴立名位等級以爲定制使頑父嚚母不以一己之愛憎而隳國家之典悖子昵妾不敢懷非望之心而各安其分也彪愷何人敢爲激詭之行而自以爲高是慕古人之讓而不知其義

要當世之譽而不知其非使身受非服而獨享美名以家讓而廢國事以父不滅之基爲後人相爭之物可乎夫伯夷讓叔齊叔齊亦讓而逃之故兄弟皆爲善人借使彪愷讓于荊憲而荊憲亦讓不受則可與夷齊同跡而皆不能焉則其爲人可知耳然則彪愷之讓其可得宜乎丁鴻始雖迷惑而能聽鮑駿之言卒至改悟是合於易之不遠復無祇悔之意與彼二子徇名要譽者有間矣故後世之議當以范氏爲正

禮以養人爲本

禮不可不養之也不養之則人心不固法令不一而
治道無由興也譬如治人之疾者務一朝之快而用
堇豆毒藥而理之則元氣不亦傷乎惟當以五穀之
味調而補之然後肌膚自然充羡而病去矣古之善
養禮者虞周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契遜五品以養
之故成雍熙之治周公制禮作樂其養之之實具於
周禮儀禮之書故成康承文武之治以成其美是皆
因人情之所安而安之因世俗之所利而利之導其
善而反其惡漸以仁而磨以義其養之有素故其行

之甚易其治之不遽故其流亦遠矣其所以養之者
何道夫人逸居而無教則怠惰放肆其異於禽獸者
幾希故聖人以禮爲防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
而及之人生而冠所以成人之事恐其有鹵莽苟成
之弊故爲之筮日筮賓三加設醮之禮而養之也婚
姻人之大欲所以合二姓之好恐其有狎昵無別之
弊故爲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禮而養之也喪者
送人之終人子之所盡心焉恐其有懈惰不盡之弊
故爲之飲水啜粥哭泣悲哀之禮而養之也祭者交

於神明所以報本之道恐其有侵遠忘之弊故爲
之牲牢酒醴薦陳祼獻之禮而養之也相交而有賓
孫故爲之儐相贄幣之禮而養之相會而有燕飲故
爲之揖讓酬酢之禮而養之田獵所以講武事故以
蒐獮茇舍之禮而養之樂音所以宣湮鬱故以琴瑟
和樂之禮而養之鄉里所以講信睦故以飲射接慱
之禮而養之君臣有忠義之養父子有孝愛之養兄
弟有友悌之養長幼有導敬之養師友有誠信之養
是皆養得其中而人賴而生者也如或養失其道而

剝欲得以亂禮邪僣得以耗禮暴慢得以敗禮威武得以毁禮使天下之人眄眄然如虎豹之逸於囊檻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漢劉向上書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生然有司請定法令是果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夫禮者爲治之本而刑者輔治之具以禮治國猶以飲食而養人也以刑治人猶以毒藥而去疾也向博極羣書而力於爲學其於本末輕重之序固以心知而酌之矣然當元成衰微之際不能有所措置悲夫

好德錫之福

大哉皇極之道也人君建之於上而庶民效之於下猶立標而四方之取正也上盡其道則下皆觀瞻感悅皆化於善彛倫叙也風俗厚也而忠敬孝悌之教洽乎人心也其於事物之接也言動之發也無不合於理之當然也人君非徒集福於己而亦當敷錫於下與之保守而勿失也其有謀慮者念之有施設者念之有操守者念之善人有貧賤之異念之而不忘也雖未合於善而不陷於惡則是亦中人之可與爲

善固當進而不拒隨其才之輕重而成就之可見於
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其聲見於
色辭之間能保皇極而皆爲良善之人於是爵祿以
厚之然徒厚之未可也故必進才知者而用之則官
皆賢才而無非正人也又當忠信以待之寵賚以章
之位雖尊顯而爲不善則懲戒之民雖至微而能爲
善則勸勉之民無有淫朋之黨人無有比德之私王
道蕩蕩平平而無偏陂反側之失會極歸極而有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如或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

之禄則是用咎惡之人也由是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臣而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矣皇極之治何由行乎
是知君者表也表直而影直君者源也源清而流清
人君能以肅乂哲謀聖五者之德撿其身以五德而
參五行以八政而協五紀三德以乂之稽疑以决之
則休咎各以類應而能嚮五福矣天道和於上則人
事安得不順乎雨暘燠寒風時若則卿士庶民安得
不從乎人知上之好德而亦皆各好其德能道德之
光華也能御如父母而謂之天下王也不然而以狂

僭豫急蒙五事失於上則咎徵亦以類應而未免罹乎六極矣是知人事之有休咎實由極之建不建如何耳箕子之告武王也敷衍九疇之目以皇極爲人君之大法於皇極之中而又以好德錫德之語丁寧告戒其深知治天下之道而可爲萬世之龜鑑也

重巽以申命

易不云乎重巽以申命夫巽之爲卦上下皆巽巽者順也重者重複之義也其象爲風風爲天之噫氣呼號奮發蓬蓬然鼓動萬物至如林木之畏崔竅穴之

㫌諭盈宇宙之間凡有形聲者無不隨而應之大以
大應小以小應天之所命順故物皆順之而遂其生
如有天道不順而風之發作無節則物皆黃落而凋
謝其有安者乎人主之於庶民亦猶天之於萬物也
凡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各保彜倫而不失其分者皆
上之所命也士農工商之凡有類者各執其業而不
失其生者皆上之所命也人之進退動靜吉凶榮辱
莫不待上之所命其或不從上令而自用者罰不順
上命而自亂者誅是知君者出令者也民者奉君之

令而行之者也君之所爲而下皆效之上一則下一
上二則下二也聖王知其然故其於發號施令之際
謹而審之反覆而思之三令五申丁寧告戒我雖以
爲順而人不順之則不當我雖以爲善而人不善之
則不蔽甲三日而慮之庚三日而計之原始要終先
後如一則事皆中正而無有後悔此傳所謂堯舜率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上之政教不恒號令不時
則下人皇皇罔知攸措甚者或爲戚畹所奪嬖宦所
弄將相所逼婦妾所乘如王氏之於元成王曹五侯

之於安順曹呂兩袁之於靈獻武氏之於高宗韋氏之於中宗是則命令皆出乎下而不因乎上以利心而發之以私事而矯之上既不順則下豈有順而從之者乎與傳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大哉易之理乎凡爲君上者所當體之者也巽以一陰在二陽之下卑順服入陽之在上巽故陰之在下亦巽巽而又巽無有所逆此彖之所以取義也夫君政之大豈有大於命令者乎一施發之間而安危存亡之機決焉順而又順重而複之使人書孚然後行

之豈非重巽申命之義乎嗚呼至哉

虛白堂文集卷之十一